

明式小鏡輯刊

第一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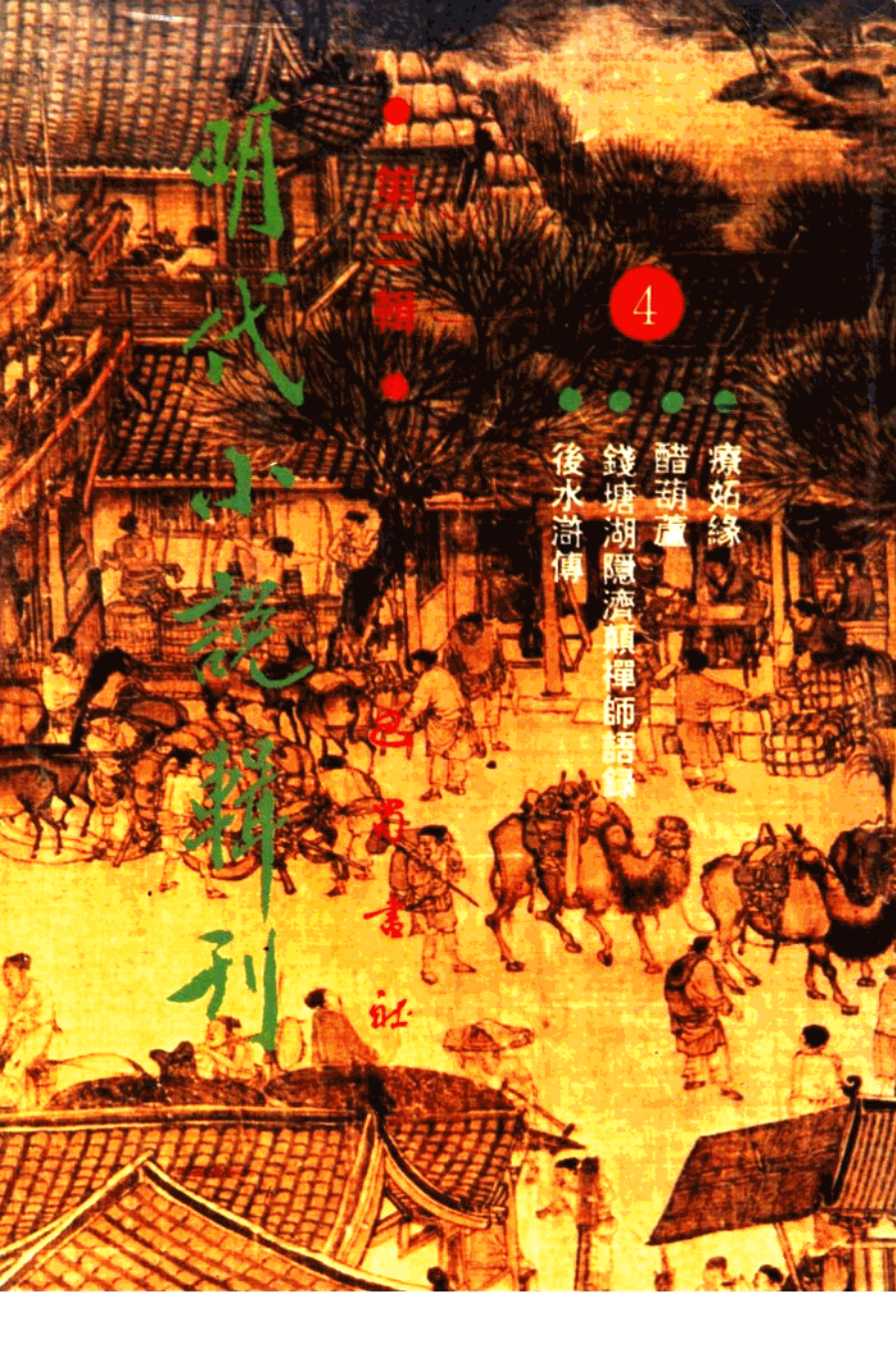
4

療妬緣

醋葫蘆

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

後水滸傳



總序

《明代小說輯刊》，蒐輯明代小說一百餘種，是關於我國明代小說的一部大型叢書，也是明代小說整理工作的一次空前大總結、總集成。如同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一樣，《明代小說輯刊》為廣大讀者提供了系統而完整的明代小說作品，並將以它的收書之豐、整理之工，引起全社會的注目，從而為推動明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，做出應有的貢獻。本《輯刊》的編輯出版，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巨大學術價值的。

明代是我國小說極為繁榮的時期，它代表了明代文學的主要成就，從而打破了正統詩文在文學史上的壟斷，爭得了與唐詩、宋詞、元曲同等的地位。明代小說形式多樣，流派紛呈，無論是題材的開拓性，藝術構思的創造性，還是人物形象的豐富性，語言表述的生動性，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明代小說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時社會各階層的生活狀況、人際關係、風俗習慣、道德觀念以及審美情趣，至今仍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。

明代小說從體制上看，有長篇章回小說、短篇話本小說，從語體上看，分文言小說、白話小說。明代長篇章回小說，花團錦簇，燦爛奪目。按題材性質和思想內容，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四大類：

一是以歷史和歷史人物為題材的歷史小說。其中既有以一朝一代的歷史事實為基礎的《三國志演義》、《隋唐兩朝志傳》、《殘唐五代史演義傳》（以上羅貫中）、《唐書志傳通俗演義》、《全漢志傳》、《南北宋傳》（以上熊大木）、《列國志傳》（余邵魚）、《東西晉演義》（楊爾曾）、《有夏志傳》、《有商志傳》（以上鍾惺）等，也有以歷史人物的英雄行為為主的《水滸傳》（施耐庵）、《楊家將通俗演義》（紀振倫）、《隋史遺文》（袁韞玉）等。另有《于少保萃忠全傳》（孫高亮），則帶有強烈的傳記性質，而像《魏忠賢小說斥奸書》（陸雲龍）、《遼海丹忠錄》（平原孤憤生）則是當代人寫同代人的作品了。

這類小說，超越歷史和人物的局限，進行虛構，剪裁歷史，褒貶人物，寫是非善惡美醜于作品之中，頗具啓發性和教育性。

二是以仙魔為題材的神怪小說。這類小說的主人公，大都是神仙、精靈、鬼魅、妖怪，故事情節有的依托歷史，如《三遂平妖傳》（羅貫中）、《西游記》（吳承恩）、《封神演義》（許仲琳）、《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》（羅懋登）等，有的敷衍仙佛，如《上洞八仙傳》（吳元泰）、《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》、《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》（以上余象斗）、《薩真人咒齋記》、《呂仙飛劍記》、《許仙鐵樹記》（以上鄧志謨）、《韓湘子全傳》（楊爾曾）等。

這類小說，多借豐富瑰麗的想象和奇幻多變的形式，曲折地反映現實，往往留給人們以廣闊的聯想和獨特的審美享受。

三是以社會與家庭為題材的世情小說。這類小說有較強的現實性，且「大概都敘述些風流放縱的事情，間于悲歡離合之中，寫炎涼的世態。」（魯迅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》）如寫家庭生活的《金瓶梅》（笑笑生），寫宮闈穢史的《昭陽趣史》（艷艷生）、《隋煬帝艷史》（齊東野人）、《構机閑評》，寫才子佳人的《玉嬌梨》（天花藏主人）及寫狼狽生活的《綉榻野史》（呂天成）、《浪史》、《痴婆子傳》等。

這類小說廣泛地反映了明代各個時期的社會生活的風貌，表達了不同階層人物的倫理道德和思想觀念，具有認識價值。

四是以冤獄訴訟為題材的公案小說。這類小說，在明代因多系將獨立的短篇匯集成冊，有的則屬於聯綴短篇以為長篇的性質，而非嚴格意義上的長篇章回小說。其中《海剛峰居官傳奇公案傳》（李春芳）是歌頌海瑞的，《包龍圖判百家公案》（安遇時）是表彰包拯的，而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》（余象斗）則是多名官員審案故事的合集。儘管這些作品情節簡略，結構單調，案情不少雷同，但卻為清代長篇公案小說的創作，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有益的借鑒，其作用是不可抹煞的。

就短篇話本小說而言，明代也是豐收的年代。明中葉以後，隨着宋元話本小說的整理刊行，文人摹擬話本而創作的白話短篇小說也大量湧現。明嘉靖年間，洪楹編刊《清平山堂話本》，分《西窗集》、《長燈集》、《隨航集》、《欵枕集》、《解閑集》、《醒夢集》等六集，每集十篇，共六十篇，號稱《六十家小說》。今殘存二十九篇（內有三篇文言小說），基本上都是宋元話本。明末天啓年間，馮夢

龍編輯出版了包括宋元話本和明代話本在內的大型話本集「三言」（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），崇禎時凌濛初則刊刻了自己創作的「兩拍」（《初刻拍案驚奇》、《二刻拍案驚奇》）。此外，尚有話本小說集《醉醒石》（東魯狂生）、《石點頭》（天然痴叟）、《西湖二集》（周清源）及《型世言》（陸人龍）等。

明代話本小說廣泛地反映了明代下層社會生活，塑造了商人、小手工業者等市民形象，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。其中以婚姻愛情為題材的作品，佔有很大比重。這些作品所表達的市民思想和婚姻觀點，正是社會進步的標志。明代白話小說故事性強，情節完整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描寫細膩，語言口語化，說明了我國白話短篇小說的成熟。

以上介紹的長篇和短篇小說，在語體上均屬白話，而未包括文言小說。明代文言小說分傳奇、軼事、志怪三類，都為短製。明代傳奇作家，踪跡唐傳奇之風，習氣日熾，出現了著名傳奇小說集《花影集》（陶輔）、《剪燈新話》（瞿佑）、《剪燈余話》（李昌祺）、《覓燈因話》（邵景詹）等；筆記體小說中，有志怪小說集《庚巳編》（陸粲）、《志怪錄》（祝允明）等，軼事小說有《菽園雜記》（陸容）、《何氏語林》（何良俊）等。尤其是明後期，出現了大量的文言小說專集，如《燕居筆記》、《情史》、《萬錦情林》、《國色天香》、《綉谷春容》等，影響頗大，有力地推動了清代小說與戲曲的創作。毫無疑問，《明代小說輯刊》是明代小說資料空前規模的科學整理，它不僅囊括了明代各類小說精華，也包括若干難得和稀見的作品資料，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明代小說風貌。《輯刊》所收小說，均

選取精善之本爲底本加以校勘和標點，爲保持底本原貌，一律不做刪節。所收各書附有整理前言，考證作者生平，辨析版本源流，評述思想藝術特點，力求體現當前最高學術水平。

《明代小說輯刊》是一件浩瀚的工程，整理者、編輯者、出版者，都付出了辛勤的勞動。而這部集衆人之力共同努力的成果，必將對促進我國學術的發展，弘揚民族傳統文化，產生積極的作用。

侯忠義

一九九三年七月于北京大學



凡例

一、本輯刊收錄全部明代白話通俗小說，酌收部分文言小說。產生于明清之際成書年代無法確定的作品，亦在收錄之列。

二、本輯刊分輯編定出版，各輯兼顧不同題材和體裁的作品。

三、本輯刊各冊之前，均冠以總序，每部作品均撰有前言。前言內容包括考證作者生平家世、辨析版本源流、評述思想價值和藝術特點，力求體現當前最新研究水平。

四、所收作品，如有不同版本系統，收錄其中有特色的一種，並擇取精善之本為底本加以校勘整理。為了給研究者提供全面可靠的研究資料，盡可能保持底本原貌，不作刪節。

五、本書採用繁體豎排，對於明顯錯字、不規範俗體字，逕予改正；對於不經見生僻異體字，酌情改為通用繁體正字，一般不出校記。

六、底本漫漶蠹蝕、無法校補的文字，每字以一方框□標示；底本文字有疑，一般不輕加改易，在原字後以圓括號（）標出酌改之字；底本明顯脫漏、難以通讀而酌情增補的文字，以方括號

明代小說輯刊第一輯

〔 〕 標示。

《明代小說輯刊》編委會

一九九三年八月

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第四冊總目

後水滸傳	……	一一
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	……	五〇五
醋葫蘆	……	五七七
附：療妬緣	……	八七五

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之十一

浚水游傳

青蓮室主人 輯

沈伯俊 王若校點



前言

《後水滸傳》，四十五回。首爲《序》，尾署「采虹橋上客題於天花藏」，鈐印二枚：一篆政堂，一天花藏，次爲目錄，再次爲圖像三十七幅。正文卷端題「新鐫施耐庵先生藏本後水滸全傳，青蓮室主人輯」。「施耐庵先生」云云，顯係僞托，真正的作者應即「青蓮室主人」。

《後水滸傳》的成書年代，學術界多認爲在清初，主要依據爲「采虹橋上客」（天花藏主人）的《序》，但是，「青蓮室主人」與「采虹橋上客」（天花藏主人）的關係尚不清楚，寫序時間也并不等於成書年代。有學者根據劉廷璣《在園雜志》的評論，徑指此書成於順治、康熙時，亦未必確切。也有學者認爲成書於明末。上述諸說，論據尚不夠充分，有待進一步詳考。不過，可以斷定作者生活於明末清初，故將此書收入《明代小說輯刊》應不成問題。

《後水滸傳》取材於南宋初年楊么領導的農民起義，內容直承《水滸傳》，而又有新的創造。書叙梁山泊衆好漢烟消雲散後，「受職被屈及辭去憂悶而死」的三十七人又托生人世，宋江、盧俊義轉世爲學生兄弟，因金兵入寇而失散，被收養者分別取名爲楊么、王摩。二人成年後，武藝超群，嫉惡如仇，各自聚衆起義，劫富濟貧，後齊集洞庭湖聚義，被推舉爲正副首領。朝廷屢次派兵圍剿，均

被打敗，又命大將岳飛爲帥。由於黃佐等人背叛，楊么戰敗，率衆兄弟遁入軒轅井，化爲黑氣，不復出現。作品熱情肯定了楊么起義軍敢於與封建王朝分庭抗禮，不受招安的英雄氣概，表現了比《水滸傳》更爲強烈的鬥爭精神。楊么本人敢作敢爲，也與一味愚忠，一心想歸順朝廷的宋江大不相同，體現出新的時代風貌。

在藝術上，《後水滸傳》缺乏民間文藝的良好基礎，生活氣息明顯不足；作者的創作才能不高，既不願如實描寫楊么被岳飛俘殺的悲劇結局，又不能隨意改變楊么反抗失敗的基本史實，只好以天道循環、因果報應的觀點來統攝作品。綜觀全書，情節組織和表現形式頗多因襲，人物形象普遍單薄，很少個性色彩，行文平淡，缺少「人有其性情，人有其氣質，人有其形狀，人有其聲口」的藝術魅力。因此，其藝術成就不僅遠不能望《水滸傳》之項背，比之陳忱的《水滸後傳》也有所不及。

《後水滸傳》目前僅知大連圖書館有清初刻本。這次校點，即以大連圖書館藏本爲底本。書前目錄與正文回目文字稍有出入，今一仍其舊，以見原貌。書中個別滲漫不清之處，則據本輯刊《凡例》予以處理。

沈伯俊

一九九四年七月

後水滸序

天下猶一身也。天下之在一君，猶一身之在一心也。一心不能自主，則元氣削弱，邪氣妄行，遂使四肢百骸，不臚即腫。雖有良醫，莫能救其死。

如宋徽、欽二帝，無治世之才，任用奸佞，以致金人自北而南。一身尚無定位，豈有餘力及於群盜？故前之梁山，後之洞庭，皆成水滸，以聚不平之義氣。至於走險弄兵，擾亂東南半壁，則莫不正名分，指目為強梁跋扈，盡欲蕩平。

然究思其強梁跋扈之源，賀太尉不奪地造阡，則楊么何由刺配，黑惡不逆首開封，則孫本豈致報仇，邵元之殺人，黃金奸月仙之所致也，謝公墩之被兵，王豹欺配軍所致也。種種禍端，實起於貪穢之夫，不良之宵小，醜火於鄧林之木，捋鬚於猛虎之頰。一時冤鳴若雷，怨積成黨，突而噬肉焚林，豈不令驚足難支，天維觸折哉！請一思之，是誰之過歟！

大都天心又將北眷，國運已入西山，廟堂大奸大詐，草野無法無天之人事，又并橫行於世，而不知回避。當此之際，雖有賢臣能將吐膽竭忠，亦莫如之何矣！況妒賢嫉能，猶瞽惑不已。正如人之半身，氣血已枯，萎如槁木，而只一手一足，尚不知惜，猶聽信讒諛，日移日促，希圖一日之安。

即至沉晦喪亡，唯恐盜賊之侵絕，不悔自無才之失算也。

嗟嗟！此大概也。分而論之，則楊么之孝義可嘉，馬隆之血性難泯，邵元一味真心，孫本百般好義，至於何能、袁武、賀雲龍皆抱孫吳之雄才大略。設朝廷有識，使之當恢復之任，吾見唾手燕雲，數人之功，又豈在武穆下哉！奈何君王不德，使一體之人，皆成敵國，豈不令人嘆息，千古興嗟，宋室之無人也！雖然，名教攸關，誰敢逾越前後？曰妖曰魔，作者之微意見矣。

采虹橋上客題於天花藏